

南齊



列傳第三十四

南齊書五十三

臣蕭子顯撰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
瘼爲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
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
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
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
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蒲水
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
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

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
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
興虜難焱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
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
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
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負外郎父僧
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

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
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
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
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
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
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
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
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

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
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
琰父子並著竒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
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
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
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
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

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翹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飶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

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

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

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負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

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
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
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
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
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
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
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
淵常詣愿不在見其_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

淵歎曰虞愿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
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
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
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
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
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
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

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
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
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腹懷慰
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
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
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
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

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
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
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
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
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
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
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
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
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
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
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
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
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用皮爲庭實鹿皮
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
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
異今宜準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
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徵中出爲長
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
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
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
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
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
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
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
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
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
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
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
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

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
異操泰始中於摠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
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
外戚譖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
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章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

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貞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

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
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
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
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
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
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
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
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

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
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
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
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
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
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
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

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
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
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
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
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
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
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
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
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

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
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
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
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
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
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
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
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

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
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
此擿姦辯偽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
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
枉直交替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列傳第三十四

南齊書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高逸

臣蕭子顯撰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
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
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

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
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
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
爲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求志
達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
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
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
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幽

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云
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
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
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
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
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
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
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

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
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敎辟僧紹
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
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
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
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
加責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
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

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

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逆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蠻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起晉隆安末避

亂徙居歡年六十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
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
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
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
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
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
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
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

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
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
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
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綱提綱振表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
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
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
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
占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
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
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
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
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
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
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外郎劉
思効表陳謹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
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
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
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
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
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竒麗之賂
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
踰紀殘暴日茲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

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咨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毗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怕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於責

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

萬曆十七年

南齊列傳三十五

七

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異學者
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
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
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
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
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
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
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
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
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
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指紳諸華之容翦髮曠
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
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

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
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
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
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
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
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
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
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

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
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
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
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
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
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
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
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
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
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
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
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
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
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
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
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
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
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
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
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

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
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
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
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
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
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
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
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
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
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
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
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
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
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

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
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
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
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
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
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
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
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

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
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
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
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
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
垂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

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
僧大會于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
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
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
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
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
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
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
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
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
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
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
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
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
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
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虐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
其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
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
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
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
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二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
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
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
任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
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
經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
諫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
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
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
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
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
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齊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
本人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
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

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
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
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
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
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
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
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

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
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
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
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儉
欲候之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
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頗有軍寇點嘗結
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
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
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
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
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
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
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
常卿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虯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虯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辭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在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鼉之義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
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
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
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
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
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入義自樂安西長史表彖欽其風通書致遺
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
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
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

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

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
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
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虬
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贛府
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虬同徵爲
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

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
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
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
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
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
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
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
登朝則岳谷含懽薜蘿起忭矣不報建武初又
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
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明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
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
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
大夫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
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
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
有竒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
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

內齊友傳三十五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千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

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
大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
子舍人並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
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
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
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作終制
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爲著作郎建
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
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
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
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昝於蔣山南
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
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
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
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

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
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
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
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
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

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出呼爲婦人巖二年
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
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
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
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
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
摺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
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

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
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
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
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
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
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
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伍舉
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
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
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
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
墜五及無間刃樹劒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
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
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遵環歸乎適變今
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
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
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
單稷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
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
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
善用之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

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
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
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
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
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
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
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
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

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有踐業雖曠而有期
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
途揆度因果三門維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
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
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
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
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
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五十五

臣蕭子顯撰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願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舍孝
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
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
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
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
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
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
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兖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工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

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其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

南齊列傳三十六
三
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
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
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
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
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
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
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
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
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
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
于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未戌長安寶年
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
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
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
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
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
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
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

採瓜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
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
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
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
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
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雋之妻黃氏
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
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吳翼之
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

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
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
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白
往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
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
以葬丁爲辦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
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
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
俱焚死太守劉悛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癘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
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
取爲婦長女自傷瘡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
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
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
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
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
聞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

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苧羅晝樵采夜
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
聞空中有聲云汝至孝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
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妖魅弗敢從遂
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蟻毒者女試治之自
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
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
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
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

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
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
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
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
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
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
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
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
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
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
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
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
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
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
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
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暎從四世同居

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稅租又蜀郡王續祖華
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
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
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
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
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
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
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

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名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

弟年並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身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旆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

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旣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宿而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

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三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

幼時顧懼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湛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貞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

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
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
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
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
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
咲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
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榘葉將
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
郡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

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
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
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
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負外郎泌
少貧晝日斫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
仁義衣弊恐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
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
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

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
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
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
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
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
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
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
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念

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
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
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
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
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
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
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史
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

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
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
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
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
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
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
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
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
水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
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
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
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
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
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
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
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

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
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
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憫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
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
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
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
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列傳第三十六

南齊書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倖臣

臣蕭子顯撰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

萬曆十七年

南齊書卷三十六

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
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
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
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
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
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荀勗恨於
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
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
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
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
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
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
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
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
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
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顒初惠開

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
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諱耳僧
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
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
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
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
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
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
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表粲褚淵僧真啓上曰
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表褚明
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
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
雖復狂釁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
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
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

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貞
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
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
勸我誅表劉我意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
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
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
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
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
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

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
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
陰治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
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
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
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
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
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
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

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
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
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
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
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
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賁
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
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
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
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
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
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
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
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
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
圍朐山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
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
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
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
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
貞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
陵令太祖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
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
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
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

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
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
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
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
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治白下城
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

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
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
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
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
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
學士輩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恃
如此輩數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
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吏

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史世祖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遷東

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貞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益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

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
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
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
責少時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
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
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卽位住東齋開陰室
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除游擊
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
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
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
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
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
初爲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
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
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
如故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
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倖四方

南齊書卷三十七
九
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
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
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
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
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
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
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修宗上郢世祖鎮
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

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即
位爲制局監位至貞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
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
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
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
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
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
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
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

顯掌敕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
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
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
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
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
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

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
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

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既
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座
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
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
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
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
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

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
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
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摠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
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
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
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旣貴且富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南齊書五十七

魏虜

臣蕭子顯撰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
史劉琨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
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
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
律旃後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
苻堅遣僞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龍庭禽犍還

長安爲立宅教捷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捷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賜追謚魏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謚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謚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

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謚大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謚晃景穆皇帝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引字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

南苑及傳三六
二
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
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
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
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
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
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
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
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我熙中仇池公楊盛表
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

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綃庫土屋
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
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
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
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
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之僞太
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
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
搜檢以備姦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

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
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
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
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
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
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
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
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
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成真殺人者爲契害

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
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
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
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
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
北部尚書知邊北州郡又有俟勤地何比尚書
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
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
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

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絙索備傾倒輶車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幟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禱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椀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

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丸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並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謚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

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
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
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
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
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昇
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
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
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
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

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
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
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
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無食
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
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
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
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
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度自

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並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

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署一軍洑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署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苾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說苾云諸蠻皆響應苾至蠻竟不動苾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廼與僞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

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
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
家土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
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以僧朗曰齊輔宋日
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及登庸親當革禪
魏晉匡戰貽厥子孫豈二聖所以促於天位兩賢
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
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如何功業僧朗曰主
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文皇所器遇入

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

平劉子房張濟

北討薛索兄兼掌軍國豫司

命宋桂陽建平

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

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表粲劉秉沈攸

之同惡相濟又秉旄杖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

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

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

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啓土宇謂是

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

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鉉其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思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地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以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復僧朗王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木使今成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

會刺殺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隣五鄰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

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兖州
東兖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
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雍州肆州定州瀛
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凡分魏晉舊司豫青兖冀并幽秦雍涼十州
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
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
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
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

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
公愍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
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
靈紹復通好先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
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僞左僕射李
思冲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
城所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
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略
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封

南齊列傳二十八
十
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宏以巳巳歲立圓
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
堦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
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
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
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
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
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甑鄉之鄙取象
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

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
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
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
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
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
苟兒王阿辱珮王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
頭鐵鎖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
復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二日乃死
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許宏尤

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宏旣經古洛是
歲下僞詔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
運其功曦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
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
遵先旨勅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
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
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
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宮城之

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
懷又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臚前儺唯年一
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
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
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
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
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
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
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宏

西郊即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
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
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
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張覆以青繒形制平
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
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
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
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待臣李元凱對曰
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

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州長史俄召復職世祖
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
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
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敷反命僞南部尚
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
造舟車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日
主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可
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
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漬思沖曰我國之

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
且和好旣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
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日卿未
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
徐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
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北
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
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
酉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聚

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僞河
南王幹尚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西迎
戰進至咸陽北濁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
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
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
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危急
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
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
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

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
師雷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霽以去月
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蠻等至審知彼有
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
輶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輦經周制光宅中區
永皇基于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
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
遣使弔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
人攻西西廣等並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

劉敷車騎參軍沈崇報使至北宏稱字玄覽其
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
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
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
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
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
宗踐阼非正旣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
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荊州刺史薛
真度尚書欽邦阿婆山南陽向沙塢築壘開溝

為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槩多白真氈鐵騎為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槩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

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虜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塹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攻城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進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

梁王間道先進興太子右率蕭詵輔國將軍徐
玄慶荆川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
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恭
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
祖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
陰平僞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
江道僧設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
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
攻虜紀城並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

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
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
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垣歷生蔡道貫救援
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
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
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
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
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
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

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氏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氏起兵斷虜運道氏即舉衆攻破虜歷城畢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氏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巨大敗

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氏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舍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愷寧朔將軍望法秦州治中皇甫軌並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愷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

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社大馮有寵日夜讒

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欄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自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

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欲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罩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二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

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二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採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

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
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
陵突旣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略此責
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
伯玉先遣勇士數人著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
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
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
王元禧彭城王元勳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
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

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
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
並有鼙角吹脣沸地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
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
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
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
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鬪不息遣人
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
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

也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
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
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
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
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起及軍主鮑舉順
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
人鬻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
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
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

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
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
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
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
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
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
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
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
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

魯陽恪至騶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
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
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
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弟
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
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元二
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
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失志
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

刺史時王肅僞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
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
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
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
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
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
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

及虜太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月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從靈祐疑禧反已即馳告恪禧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廣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部兵討禧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尸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豐阻兵事興東晉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

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秦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闔深壘結防相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緩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修文

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覩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胡馬蹈藉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即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鑣案所驚晨

南齊書卷三十八
二五
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
親自凌殄旌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
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爲狄
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
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
生矣夫休頽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
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
救護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齊民急病并邑焚剗

贊曰天立勅胡竊有帝圖回即安諸百反建號稱孤

列傳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南齊書五十八

臣蕭子顯撰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
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
田治生為威山侯梅加羊為扞山侯太祖即位
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
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冊杓

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摠恩命升賚有
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爲
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
故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
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
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
苟元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沮百方砦殺略
百餘人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戴元孫
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荊州刺史豫

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伾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
陽勉德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所治城子令
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汶陽本臨沮西
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
騎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時割以爲郡西北接
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竝山
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蠻向宗
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討不剋晉天興
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除尚書

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
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竝親晉王賜以朝服宗
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酉溪
蠻田思廳寇抄內史王文和討之引軍深入蠻
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
將湘州鎮兵合千人救之思廳與文和拒戰中
弩矢死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
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
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砦宗頭夜燒砦

退走二年湘川蠻陳雙李峇寇掠郡縣刺史呂
安國討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
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遙助荒人桓天生爲亂
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
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田驢王爲試守
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
僧旭發民丁遣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
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
及器仗有司奏免官西陽蠻田益宗沈攸之時

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閭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戍主朱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尚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二年遣使貢獻乘舶汎海

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疆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久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敷使虜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安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敷謂僞南部尚書李思沖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沖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間坐起甚高

足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回昔使正以衣冠致隔
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谷見黜幼明又謂虜主
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
麗俗服窮袴冠析風一木謂之幘知讀五經使
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以之曰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
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二年以高麗王樂浪公
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建武三年

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

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扞城

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

職伏願恩愍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

歷贊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

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

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

忠欵有素文武列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

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

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况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愍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下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

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並賜軍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勤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章綬等五銅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

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等並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犁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勲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愍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並賜軍號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
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
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
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
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

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
金席藉之光色竒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
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
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
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
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壽僧達諫止之不聽和
之進兵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算毀
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

見胡神爲崇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篋等物詔曰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懷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

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山川善鬪吹海蠡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巫爲婆羅門群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壻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

呪願吉利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
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
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人色以黑爲美
南方諸國皆然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
寸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
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
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船入
海混填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

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
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爲妻惡其裸
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
王槃沉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
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
刃鑱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
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
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
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

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
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邪
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
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曰天化撫育感動
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豫皇太
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
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
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
和道俗濟濟並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

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
那伽仙於廣州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
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并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
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嚴整朝望國
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
則化隣諸天非可爲喻臣聞之下情踊悅若暨
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
之民並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

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呈臣等赤心并
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
照鑒其丹款賜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
委臣逃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
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誓天不容
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久已歸化天威
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狼
彊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尚逆
去朝廷遙遠豈復遵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

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
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將伐凶逆臣亦
自効微誠助朝廷剪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
陛下若欲立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
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所隨宜以
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
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
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
聞伏願愍所啓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

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釳二口璠
瑁檳榔杵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
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土氣恒暖草木
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羣生所以
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耽吉樹敷嘉榮
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
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
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
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

不爲厭六道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果度人天
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
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
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覽萬
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
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
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詔報曰具摩醯降靈
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
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殊宜剪討彼雖介

遐陬舊修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
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
戈王旣欵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
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
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闊狹令其具宣上報
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
巧攻略恂邑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
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自
蔽鍛金鑲鑽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

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
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鬪雞及
狝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鑲若雞子投
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
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
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
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
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

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
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
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
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
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
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
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
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旣而斷割外國貢獻寡
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
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
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
毼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川還
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
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
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
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
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
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

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
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
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
昇明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
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
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揔而爲言矣至於南
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
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
物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
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壘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
東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遠極泛溟滄非要
乃貢並亦來王

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
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
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
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
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年三年芮
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
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
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
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祗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

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
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
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
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
荒遠粗闕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
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邁屯木德
應運子年垂劉穆之記崕嶺有不衽之山京房
識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
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

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
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勳
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倅蹤湯武冥績既著
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于有道況夫帝無常族
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與陛下承乾啓之
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
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沖挹上違天人之
心下垂黎庶之望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
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

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
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
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
隣好倅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
仰豈不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
萬餘里洪軌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建武
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塚奔敗結氣
卒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
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

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
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自
芮芮居匈奴故廷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
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
僞平原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
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益州刺史劉悛
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
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
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

道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
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
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土在益州西北
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
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
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
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
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

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款誠遙著保寧遐壘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

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

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荅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

頃建安中有百頃氏王是也晉世有楊茂俊後
轉疆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
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
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
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所
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
等伐氏剋仇池後爲魏虜所攻失地氏王楊難
當從兄子文德聚衆葭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
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

虜元徽中爲虜攻殺文慶以爲陰平公葭蘆鎮
主文慶從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武興朝議以
爲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太祖
即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
美稱前冊殊俗內款聲流往記僞虜葭蘆鎮主
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豐起親黨當宋之
世遂舉地降敵葭蘆失守華陽暫驚近單使先
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
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氏羌雜種咸同歸從宜

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
部曲曾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
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
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
所破復走還氏中荊州刺史豫章王疑遣兵討
烏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
事業悉賜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
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挾

詭態首鼠兩端旣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
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
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
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
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
千遄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
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
稱益州刺史傅琰並簡徒競鶩選甲爭馳雍州
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

墊江或飛於劍道腹背颯騰表裏震擊文弘容
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奔世
忠款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犄角
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
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
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瘼之弊况蕞爾
小豎方之篋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
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詎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
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

召集但以剪伐萌齒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
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
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
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
爲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
郡事吳爲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
後起爲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武都王鎮武與卽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
降復以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廣香病

死氏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葭蘆爲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世祖即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虜將軍吳爲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勤彰款塞忠著邊城進號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惻

愴予懷綬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爲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爲寧朔將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八座奏楊吳嗣勤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前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衆

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
盧奴梁季羣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保
白馬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盧奴拒守
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
援至白馬城東干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
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
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隆昌元年以前
將軍楊奐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

人幼孫起義攻之建武二年氏虜寇漢中梁州
刺史蕭懿遣前氏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
兵氏衆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
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符
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氏王苗
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宣播朝威招
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寔有可
嘉不幸殞喪悽愴于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
宜追覃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氏楊

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
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巨戰大敗集始走下辯
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
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氏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
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
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
仇池公沙州刺史楊炅進號安西將軍三年炅
死以炅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

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
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
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
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
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
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
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
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
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

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氏封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酋豪領部衆汧隴間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鎮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虜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鎮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

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竝著勲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機卒三年詔曰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

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爲寶

史臣曰氏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氏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壘場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爲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

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元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闕至於此也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彊專權氏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依

依

六

白

上

長

食

四

利



